

程

韓文類譜卷第六

韓子年譜

起元和六年止十三年



丹陽洪

興祖

慶善

六年辛卯行尚書職方員外郎

正月晦作送窮文吾與子居四十年餘時年四十四太學四年朝齋暮鹽謂元年至四年也 辛卯年雪云元和六年春寒氣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圍即樂天詩云元和歲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陰夜飛雪者然退之以為豐年之祥而樂天云信美

非時節蓋雪在臘中則為瑞入春則多為災
沴故耳 寄盧仝云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
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
間里公有送石洪温造序唐本云送石在五
年送温在今年送温序云洛之北涯曰石生
其南涯曰温生烏公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
為才致之幕下未數月以温生為才又致之
按唐書元和五年夏烏重胤為河陽三城懷
州節度使烏公即重胤也送石序云方今寇
聚於恒師環其疆詩云鉅鹿師欲老恒山險

猶恃四年冬討王承宗五年七月赦之石生
赴河陽時兵猶在河北序又云使先生無圖
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譏之也歐公云洪始
終無可稱而名重一時以嘗為退之稱道耳

按公烏氏廟碑云元和五年四月中貴
人誘盧從史縛之壬辰詔用烏公為河
陽節度使以許孟容神道碑考之壬辰
四月二十三日也蓋辟石洪在六月故
曰鎮河陽之三月此時未赦承宗故曰
恒山險猶恃也然送石與温二序疑只

當附之五年公寄盧仝詩蓋今年之春其曰水南山人又繼往只去年事也又送溫序云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以石生爲媒又羅而致之以未數月之言考之恐不應在今年也或辟命在去冬而春首行然實無所考也

乳母誌云見其所乳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徐二州入朝爲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外郎河南令元和六年二月卒時尚在河南也酬盧雲夫望秋作云長安雨洗新秋出時

已在京師 小說傳載云李素代杜兼爲河南尹時韓吏部由河南令轉職方歸朝或問前後之政曰將兼來比素蓋取古詩云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以縑持比素新人不如故也李素墓誌云拜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呂氏子早弃其妻著道士衣冠謝母曰當學仙王屋山公使吏卒給冠帶送付其母公有詩云非癡非狂誰氏子謂早也 九月有復讎狀時爲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舊史云梁悅爲父復仇殺秦杲特勅免死

愈獻議執奏之議云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非執奏也 襄陽盧丞墓誌云將以今年十月啓葬盧丞行簡之父爲襄陽丞宰相表作襄陽令誤矣 石鼓歌云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又曰六年西顧空吟哦當在今年 是年有房武畢垆墓誌

七年壬辰春復爲國子博士

憲宗實錄云七年二月乙未職方員外郎韓

愈爲國子博士舊史云華州刺史閻濟美以公事停華陰令柳澗縣務居數月濟美罷郡澗諷百姓遮道索前年軍頓役直後刺史趙昌至按得澗罪以聞貶房州司馬時愈因使過華以爲刺史相黨上疏理澗詔遣監察御史李宗奭按得澗贓狀再貶封溪尉以愈妄論復爲國子博士柳澗建中四年進士也公自去年以來未嘗出使或云即公赴職方時過華覩其事遂疏于朝爾 進學解云三年博士冗不見治舊史作三爲博士按公貞元

壬午授四門博士元和丙戌爲國子博士丁亥分教東都生今年又自郎官下遷凡四爲博士矣此先言暫爲御史繼言三爲博士則自丙戌而後三歷此官也若云三年則自元年夏赴召至四年春尚爲博士首尾四年矣玉川子有常州孟諫議座上聞韓員外貶國子五首云國學大頻頻謂此也孟諫議簡也以直言出刺常州是年二月有論錢重物輕狀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也

丙戌爲博士丁亥分教東都生不可釐而爲二舊史及古本皆作三爲博士蓋後人以二爲字相比遂易其一也又唐書食貨志穆宗即位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枉法賦論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絹二疋者爲八疋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夫日困末業日增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改其弊是歲長慶元年也資治通

南齊書
五
鑑載揚於陵議亦在元年之冬洪載錢
重物輕狀於今年且以爲二月不知何
所本也

十二月有石鼎聯句詩或云皆退之所作如
毛穎傳以文滑稽耳軒轅寓公姓彌明寓公
名侯喜師服皆其弟子也余曰不然公與諸
子嘲戲見於詩者多矣皇甫湜不能詩則曰
拮據糞壤間孟郊思苦則曰腸肚鎮煎燭樊
宗師語澁則曰辭慳義卓闊止於是矣不應
譏誚靳薄之如是甚也且序云衡山道士軒

轅彌明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
又作楚語年九十餘此豈亦退之自謂邪予
同年李道立云嘗見唐人所作賈島碣云石
鼎聯句所稱軒轅彌明即君也島范陽人彌
明衡山人島本浮圖而彌明道士附會之妄
無可信者獨仙傳拾遺有彌明傳雖祖述退
之之語亦必有是人矣 贈劉師服云祗今
年纔四十五唐本云元和六年又云巨緡東
釣儻可期與子共飽鯨魚鱠舊史云十二年
駙馬都尉于季友居喪與進士劉師服夜飲

師服流連州公亦以十四年貶潮陽與東坡
遂從此而入海之讖同也公送師服詩云低
頭受侮笑隱忍肆元寃齋財入市賣貴者常
難售而師服乃以酒食之故得罪竄逐與蘇
子美坐會客除名之事同也

公元和七年年四十五唐本作六年誤
矣蓋師服以七年來京師十二月有石
鼎聯句而二送詩則皆來年夏也故曰
夏槐作雲屯又曰夏半陰氣始是也公
贈師服詩稱其勇氣直言師服與軒轅

彌明爲知友而坐于季友之飲以敗亦
可想見其爲人也

劉夢得寄楊八拾遺曰爲謝同寮老博士范
雲來歲即公卿楊八名歸厚是年十二月自
拾遺貶國子主簿分司見舊史同寮老博士
謂退之也梁范雲由國子博士爲黃門侍郎
其謝表云去歲冬初國子老博士爾 是年
有李素石洪墓誌路應神道碑祭石三學士
洪文

八年癸巳春守尚書比部郎中史館修撰

實錄云八年三月乙亥國子博士韓愈比部
郎中史館修撰新史云愈數黜官又下遷乃
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覽之竒其才舊史云
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
中史館修撰然則執政憐其數黜且以有史
才故除是官非止竒其能文而遷擢之也新
史務簡遂失其實時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
絳也公除官制曰太學博士韓愈學術精博
文力雄健立詞措意有班馬之風求之一時
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勢

利自致名望可使執簡列爲史官記事書法
必無所苟仍遷郎位用示褒升白居易詞也
荅魏博田弘正書云奉十一月示問令譔廟
碑碑云元和八年則此書在今冬也

按公奉詔爲田弘正廟碑實元和八年
十一月也然此書云季冬極寒又云蒙
恩改職蓋公以九年十二月十五日遷
考功郎中知制誥此書其年歲暮作也
所謂十一月十二日示問者亦九年十
一月也而云頃者蒙不以文字鄙薄令

撰廟碑者蓋記八年事也書辭甚明又
李吉甫傳載田弘正以元和九年拜檢
校尚書右僕射此書所以稱僕射者此
也洪不詳考耳

是年有烏氏廟碑鄭儋神道碑李虛中董溪
息國夫人墓誌

志道云公入館不修史或貽書勸其筆削
愈答云自古爲史者不有人責必有天災
柳子厚聞而非之以書箴其失

九年甲午冬爲考功郎中知制誥

實錄云九年十月甲子韓愈考功郎中依前
史館修撰十二月戊午以考功知制誥舊史
云比部踰歲轉考功自去春至今豈特踰歲
也 公在史館有荅劉秀才元微之書荅劉
書以六月九日柳宗元與公論史書以正月
二十一日宗元云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
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知公荅劉在去年六
月宗元書在今年正月也子厚呼退之十八
丈者韓公兄弟皆其父執見子厚先友記按
子厚平時稱退之不曰韓愈則曰韓生文人

相輕自古皆然然退之道子厚不容口以此見二公之爲人也與微之書云濟逢父子自吾人發唐史云甄濟不污祿山拜太子舍人來瑱辟爲陝西襄陽叅謀拜禮部員外郎宜城楚昭王廟墀地廣九十畝濟立墅其左子逢耕宜城墅自力讀書以父名不見史欲詣京師自言元和中荆南節度袁滋表濟節行有詔贈秘書少監即公所云追爵其父第四品者甄氏居宜城見宜城驛記 送張道士序云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諸侯貢賦之不

如法者謂吳元濟也 是年有劉昌裔神道碑王適孟郊扶風郡夫人墓誌

十年乙未

呂云是年拜中書舍人

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廻及寒食直歸遇雨二詩唐本云元和十年公知制誥寓直禁掖故詩云風光連日直陰雨半朝歸 與李華州書云獨宿直舍無可告語也華州李尚書即李絳也絳以元和六年冬同平章事九年春罷爲禮部尚書十年春檢校戶部尚書出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書

云乍離闕庭伏計倍增戀慕當在今年又云
愈於久故游從之中蒙恩獎知待最深最厚
公與絳同年進士絳爲相擢公太史又云愚
以爲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踈外
自待本傳云州有捕鷓戶歲責貢限絳以爲
言并勸止田獵入爲兵部尚書今本以爲李
實誤矣 進順宗實錄狀云去八年十一月
臣在史職監修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韋處
厚所撰先帝實錄三卷令臣重修吉甫慎重
其事欲更研討比及身歿尚未加功臣於吉

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刊正方畢按吉甫
九年十月卒則進實錄在此年夏也舊史云
愈撰實錄繁簡不當叙事拙於取舍按退之
作史詳略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
其褒善貶惡之旨明甚當時議者非之卒竄
定無全篇良可惜也史又云愈說禁中事頗
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此言
是也 公與鄂州柳公綽中丞二書云計已
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當
在今年公綽以鄂岳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

聽率赴行營公綽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
邪即日上奏願行許之抵安州選卒六千屬
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
畏威如出麾下鄂軍旣在行營公綽時令省
問其家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廩之故鄂人戰
每剋捷資治通鑑云九年閏八月少陽卒其
子元濟自領軍務十年春縱兵侵掠及於東
畿命宣武等十六道兵進討其後師久未有
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察用兵形勢
度進言淮西必可取之狀考功郎中知制誥

韓愈上言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
春夏已來圖爲今日之事又云以三小州殘
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
而待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此狀
在裴度察形勢之後三州申光蔡也又云少
陽之歿朕亦本擬與元濟令本作少誠誤矣
洪載淮西便宜狀已經辨正然公行狀
載之甚明固不必考之通鑑也但通鑑
附見裴度察形勢西歸之日併載之五
月以行狀考之公論實在捕賊行賞後

也察其事勢亦當然也洪譜附於六月
之前姑從通鑑耳而實非也墓誌與新
傳又併繫於遷中書舍人之後而樊從
之蓋又差一年也

六月有論捕賊行賞表舊史云十年六月鎮
州節度王承宗遣盜刺客宰相武元衡又刺裴
度傷首而免詔京城諸道能捕賊者賞錢萬
貫仍與五品官乃積錢貳萬貫於東西市京
城大索神策將士王士則王士平以盜名上
言且言承宗所使乃捕得張晏等八人誅之

藍田縣丞廳記唐本云元和十年 是年有
獨孤郁衛之玄墓誌徐偃王碑

衛府君墓誌今本皆作衛之玄故洪從
之閣本舊本只作君諱某字某葬某處
某所蓋公誌初成本文也及質之善本
則君諱某者實中立也非之玄也衛晏
三子長之玄字造微次中立字退之末
中行字大受中行於時爲兵部郎中爲
中立乞銘於公者墓誌首云兄弟三人
後只云與中行別則其爲中立誌無疑

矣中立餌竒藥求不死而卒死故白樂天詩謂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乃中立也孔毅夫陳無已之徒皆指以爲公晚年惑金石藥獨近世李季可謂公長慶三年作李干墓誌力詆六七公皆以藥敗明年則公卒豈咫尺之間身試其禍哉或前人文字之同或傳寫之繆使賢者蒙汚然實無所考證也按公屬續之言謂愈踈愚食不擇禁忌位爲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且獲終牖下如又不

足於何而足是公豈服藥以求長年者况白氏所紀退之微之杜子崔君三四公蓋非皆有聞於時者適以中立字之偶同遂歸過於公千載之誣庶自茲一洗故敢併及之

十一年丙申春遷中書舍人夏爲太子右庶子實錄云十一年正月丙戌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中書舍人丙申賜服緋魚周况妻韓氏墓誌云開封卒愈時爲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教畜之而歸其長

女子周氏况韓氏嫁九年而死其從父愈於
時爲中書舍人公分教東都生在二年至今
十年云嫁九年而死則二年分教東都生三
年嫁韓氏于周况也公有詩寄周郎博士即
况也 實錄又云五月癸未降爲太子右庶
子本傳云初憲宗將平蔡命裴度視賊及還
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時宰相李逢吉韋
貫之也愈亦奏言云云執政不喜俄有不悅
愈者撫其舊事坐是改右庶子李翱云唯公
以爲盜殺宰相而遽息兵其爲懦甚大兵不

可以息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
遷中書舍人後竟以它事改右庶子其云月
滿遷中書舍人者按裴度自司勳郎中知制
誥爲中書舍人白居易行制云臺郎滿歲班
列當遷綸閣之職所宜眞授 公九年冬以
考功知制誥至今春竟一歲矣李漢云收拾
遺文無所失墜公掌綸誥一年無一篇見收
者失墜多矣唯後集有崔羣戶部侍郎制一
首云比參密命弘益旣多及貳儀曹升擢惟
允舊史云羣元和初爲翰林學士以謹言正

論聞於時遷禮部侍郎選拔才行咸爲公當
轉戶部新史不載其爲禮部闕文也 酬盧
給事雲夫曲江荷花呈錢七兄閣老錢徽元
和初爲翰林學士九年爲中書舍人十一年
罷爲右庶子詩云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
相追陪時公與徽同爲庶子也 王用碑云
京兆尹李修當作脩脩是年十月爲浙西觀
察使 科斗書後記云衛宏官書即舊唐志
所云衛宏詔定古文官書新史作字書誤也
歸公歸登也有文學工草隸見舊史

十二年丁酉秋爲彰義行軍司馬冬爲刑部侍
郎

公前此嘗薦殷侑堪任御史太常博士今年
侑自太常博士遷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使
回鶻時回鶻請昏有司度費五百萬朝廷方
用兵淮西乃遣宗正少卿李孝誠及侑往諭
不可新史以爲元和八年又云侑還遷虞部
員外皆誤矣薦侑狀云兼通三傳傍習諸經
荅殷侍御書云新注公羊春秋疑即侑也一
本以爲殷銜誤矣送侑序張署墓誌皆爲庶

子時作至祭署時已爲司馬云銘君之績納石壤下蓋祭文在墓誌後也 唐史云十二年七月丙辰太子右庶子韓愈兼御史中丞充彰義軍行軍司馬公和晉公詩云長慙典午非材識是也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即祭署云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者時裴度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表刑部侍郎馬摠爲副愈爲行軍司馬司勳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

宗閔兼侍御史節度觀察判官掌書記以郾城爲蔡州治所八月三日庚申度赴行營天子御通化門勞遣之八月二十七日甲申至郾城十月十七日癸酉平蔡自受命東伐至平蔡凡七十餘日李翱云十二年秋賊未滅丞相請公以行賜三品衣魚公知蔡州精卒聚界上以拒官軍守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入必擒元濟丞相未及行李翱自唐州文城壘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平淮西碑云十月壬申翱用所

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
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壬申十六日
也段文昌云十月既望朔遣其將一夕卷旆
凌晨破關然則入蔡十六日平蔡十七日也
舊史云已卯入蔡又裴度吳元濟傳皆曰十
日朔夜至蔡十一日擒元濟皆誤矣十二月
壬戌度進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晉國公馬
摠檢校工部尚書彰義軍節度丙子愈爲刑
部侍郎公東征賦詩有云李二十八即正封
馮十七即宿也晚秋郾城夜會李正封聯句

上王中丞盧院長按舊本從軍古云樂四句
下注云正封上中丞退之時兼御史中丞也
羈客方寂歷下四句注云愈奉院長院長即
正封也其稱王盧繆矣詩云此年名作噩爾
雅太歲在酉曰作噩也公爲刑部有舉錢徽
自代狀

志道云蔡平處士栢耆以計謁愈愈白度
使奉書諭王承宗承宗惶恐割二州以獻

十三年戊戌

從晉公野宿西界詩云自趁新年賀太平公

還朝在春首也

按舊史裴度以去年十二月十六日至
自蔡公無緣踰歲方還朝也洪誤矣

進平淮西表云奉正月十四日勅牒一本表
後云三月二十五日自奉勅至進碑凡七十
日矣舊史云淮西碑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
州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詔令磨愈文命翰
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故李義山詩云
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爲辭句竒語
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

倒麓沙大石相磨治東坡嘗於邸舍壁間見
一詩云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
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或曰此
詩東坡作蓋東坡嘗作上清宮記蔡元度磨
之別自書撰故云耳 實錄云十三年夏四
月鄭餘慶爲詳定禮儀使奏韓愈李程爲副
是年有李惟簡墓誌胡珣權德輿碑

胡珣碑云爲書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
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請爲公銘刻之
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則十四年作也

不知洪何以附之今年

韓文類譜卷第六

雖正云西八月小珍
瓊山館依宋本校刊

韓文類譜卷第七

韓子年譜起元和十四年
止長慶四年

丹陽洪 興祖慶善

十四年己亥春貶潮州刺史冬移袁州

元日酬蔡州馬尚書去年蔡州元日見寄之

什云元日新詩已去年當在今春也 舊史

云鳳翔法門寺有釋迦指骨一節是年正月

丁亥上令中使押宮人持香花迎佛骨留禁

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

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

者愈上疏極陳其弊癸巳貶潮州刺史宰相
疑馮宿草疏出宿爲歙州刺史時宰相皇甫
鎔程异也公之被謫即日上道便道取疾以
至海上初以二月二日過宜城見宜城驛記
三月二十五日至潮州謝上表云蒙恩除潮
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
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 瀧吏詩云南
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又云下此三千里有
州始名潮公以正月十四日去國行逾六旬
三月幾望矣遂以二十五日至潮則是十許

日行三千里蓋瀧水湍急故也瀧音雙歐陽
文忠公云韶州圖經樂昌縣西一百八十里
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按武水源出郴州
臨武其俗謂水湍峻爲瀧劉仲章者前爲樂
昌令余初以韓集云昌樂瀧疑其誤乃改從
樂昌仲章云不然縣名樂昌而瀧名昌樂其
舊俗所傳如此韓集不誤也謝表又云年纔
五十時年五十二 四月十六日有送毛仙
翁序二十四日有祭鱷魚文 公初貶潮至
藍關有詩云雲橫秦嶺家何在次鄧州界有

詩云戀闕那堪又憶家蓋公乘驛之官與家人別於京師其後家亦譴逐及公於南方故過始興江口感懷云憶作兒童隨伯氏南來今祇一身存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初公隨兄南遷于韶兄卒北歸與百口避地江南至今三十餘年往時百口獨公存耳 公在潮州有謝孔大夫狀云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某貶授刺史特加優禮以州小俸薄慮有闕乏每月別給錢五十千以送使錢充者開緘捧讀驚榮交至顧已量分慚

懼益深欲致辭爲讓則乖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妻子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窮州使賓罕至身衣口食絹米足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爲受之於官名且不正恃蒙眷待輒此披陳此狀集中無之孔幾十二年秋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廣州刺史嶺南節度孔大夫即幾也

按公過始興江口詩云目前百口還相逐而此狀蓋八月間所作却云某妻子

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不知何以又女拏壙銘謂愈旣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拏道死於商南蓋二月二日也不應八月猶未至潮此狀不見本集不知洪何所本也潮州請置鄉校牒云趙德秀才即叙退之文章七十二篇爲文錄者公有別趙子詩德自謂行道學文庶幾乎古不肯從公于袁而區弘自連山從公于荆又從公于京師各從其志也 袁州謝表云先朝恕臣愚直不加大

罪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至其年十月二十四日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是年七月己丑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御宣政樓受冊禮畢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己丑七月十三日也實錄云十月己巳韓愈袁州刺史己巳十月二十四日也 公在潮有賀冊尊號表

十五年庚子秋召爲國子祭酒

是年閏正月穆宗即位袁州謝上表云臣以

去年正月貶授潮州刺史其年十月移授袁州以今月八日到任曲江留別張韶州云來往再逢梅柳春知公去春到潮今春到袁也是春有賀穆宗即位賀赦賀冊皇太后賀慶雲四表舉韓泰自代狀 滕王閣記云十五年十月袁州刺史祭湘君夫人云十五年十月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按唐史云九月辛酉袁州刺史韓愈國子祭酒蓋命下在九月受命在十月是月爲滕王閣記時猶未受祭酒之命也 祭湘君夫人云前歲之春黜守

潮陽去潮卽袁今又獲位於朝凡三年於今自十四年春至今年十月纔二年耳又云復其章綬者公爲行軍司馬時賜金紫今爲祭酒復其舊也

湘夫人祭文刻於黃陵廟碑陰今在湘陰縣北八十里趙德父云碑四面皆有字今其兩面字多處已磨滅不可讀德父嘗得七八十年前本字好可寶今所謂凡三年者實作凡三十年然趙德父之疑亦如洪之疑也余按公文云退思

往昔實發夢寐凡三十年於今乃合公
蓋記疇昔之夢耳非謂自貶所歸朝也
其義甚明況於今亦不爲斷句余嘗疑
公以剛正自許而乃若眷眷於一黃陵
廟以私錢十萬新其廟宇又爲文以祭
之勻石以銘之意其必有所感召今乃
得於祭文洪不細考耳樊本載石本又
作累年蓋字益磨滅從而意之耳

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云憑高試
回首一望豫章城王仲舒自中書舍人除御

史中丞觀察江西公北歸寄詩別之 至江
州寄鄂岳李大夫云故人辭禮闈旌節鎮江
圻李程自禮部侍郎觀察鄂岳又云別來已
三歲蓋程十三年出鎮與公別於京師今三
歲矣又云年皆過半百時公年五十三又云
公其務貫過我亦請改事然則二公嘗以事
相失也 題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注云
公有女爲尼在江州詩云中郎有女能傳業
伯道無兒可保家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衰
淚落烟霞一云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

對烟霞因話錄云蕭穎士子存字伯誠爲金部員外郎惡裴延齡之爲人弃官歸廬山以山水自娛終于檢校倉部郎中公少時嘗受金部賞知及自袁州入爲祭酒途經江州因遊廬山過金部山居訪知諸子凋謝唯二女在焉因賦此詩留百縑以拯之 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員外云行行指漢東暫喜笑言同雨雪離江上蒹葭出夢中隨州一作循一作徐皆誤舊本蓋曰周隨州循循其名也夢中夢澤也

周員外乃周君巢也諸本無有名循者公再寄周詩云陸孟丘楊久作塵同時存者更誰人金丹別後知傳得乞取刀圭救病身公與君巢同爲董晉幕客陸長源孟叔度丘穎楊凝皆一時同幕之舊言至是皆歿矣君巢晚留意丹藥柳子厚嘗有荅周君巢論餌藥久壽書故公有末章之語其爲周君巢無疑矣洪爲或本所誤耳

南海神廟碑云元和十二年詔用魯國孔公

爲廣州刺史又云至州之明年即十三年明
年祀歸即十四年明年其時公又固往即十
五年殄墓誌云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
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唯公歲自
常行官吏刻石爲詞美之十五年遷吏部侍
郎而舊史云殄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愈在
潮州作詩美之按十五年退之已移袁州舊
史誤也

公在潮州孔殄待公特厚舊史所謂作
詩美之蓋南海廟碑也碑云願刻廟石

以著厥美而繫之以詩故也碑立在元
和十五年十月時公亦已去袁矣然公
誌孔殄墓云官吏刻石爲詞美之是立
碑之日公亦不應尚稱官吏也蓋墓誌
與傳皆推本而言之也

與孟簡書云行官自南回過吉州得手書簡
十五年春貶吉州司馬也又云潮州時有一
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
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數十日及祭神海上
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

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東坡云退之喜
大顛如喜文暢澄觀之意而世妄撰退之與
顛書其詞凡鄙有一士人又於其末題云歐
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及此又誣永叔
也近世所傳退之別傳載公與大顛往復之
語深詆退之其言多近世經義之說又於其
末作永叔跋云使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吾
友吳源明云徐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故作
此文耳

公與大顛手簡三刻石在潮州靈山院

慶曆中袁世弼得其墨本疑之以質歐
公歐公云實退之語佗意不及也手簡
上二簡皆招速常語耳第三簡最後云
愈聞道無凝滯行止繫縛苟非所戀著
則山林閑寂與城隍無異大顛師論甚
宏博而必守山林不至州郭自激修行
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勞於一
來安于所識道故如是故歐公謂其以
繫辭爲大傳謂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
謂其爲退之言者此也近世妄撰公別

傳以爲孟簡所纂純載公與大顛荅問
佛法語故世儒與前簡併廢之然公上
三手簡固無它語也以孟簡書質之公
固嘗邀之至州郭也歐公跋語見於集
古錄豈洪亦未之考耶王介甫嘗有送
呂潮州詩云不必移鱷魚詭怪以疑民
有若大顛者高材能動人亦勿與爲禮
聽之汨彛倫故一時黨同者爲此傳源
明之言不妄也

論黃家賊事宜狀云去年貶嶺外刺史謂在

潮時黃家賊即柳子厚所稱邕管黃少卿等
也論典貼良人家男女狀云臣往任袁州
刺史此狀在還朝之後袁人以男女爲隸過
期不贖則没入之愈至悉計傭得贖所沒歸
之父母七百餘人又論夷獠請因改元大慶
遣使宣諭仍擇經略使撫之是年有柳子
厚姪孫滂祭文墓誌曾直云退之自潮州還
朝後文不煩繩削而自合

志道云不知者傳愈稍信奉佛氏簡素事
佛以書贊之愈荅書以辨

穆宗長慶元年辛丑秋遷兵部侍郎

公去冬之末道出漢東今春方至京師公有詩云竄逐三年海上歸自十四年謫潮至今春到闕首尾三年矣

按黃家賊事宜狀及典貼良人男女狀二狀皆云乞因改元大慶而行之是在未慶霈之前有此狀也故洪載二狀於去年冬而此却云今春方到闕何也按黃家賊事宜狀謂臣去年貶嶺外刺史又典貼良人男女狀謂臣往任袁州刺

史謂之去年蓋元和十四年也則是公十五年冬已到闕豈不明甚若謂今春到闕則不應預有此二狀也公長慶二年再見裴晉公於鎮州行營所謂竄逐三年海上歸逢公復此著征衣者蓋記相別之日兼竄逐而言也非必謂竄逐實經三年也况公初除祭酒實去歲九月二十二日亦不應一冬在道理無可疑

李翱云公入遷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

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皆相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公在國子有舉張惟素自代狀論新注學官牒薦張籍狀請上尊號表云坐收冀部旋定幽都冀王承元幽劉總也張籍祭公詩云我官麟臺中公爲大司成念此委末秩不能力自揚特狀爲博士始獲升朝行時籍自校書郎爲國子博士公爲祭酒雨中寄籍詩云

歲晚偏蕭索誰當救晉饑籍荅云聞道韓夫子還同此寂寥公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而公自幼至老家人常百口宜其貧也唐史云秋七月庚申國子祭酒韓愈爲兵部侍郎公爲兵部有舉韋顓自代狀是年有李邢祭文墓誌鄭羣薛戎墓誌

志道云公牒吏部國子監學官非通經博涉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勿擬新官上

日必加研試然後放上

二年壬寅春奉使鎮州秋遷吏部侍郎

元年七月壬戌鎮州亂殺田弘正立王廷湊
命深州刺史牛元翼節度深冀以討之十月
丙寅命裴度爲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戊
辰元翼爲廷湊所圍二年春二月甲子赦廷
湊詔愈宣撫衆皆危之愈旣至諭以逆順辭
情切至廷湊畏重之語在本傳李翱曰朝廷
以廷湊爲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歸而牛元翼
果出及還於上前奏與廷湊及三軍語上大

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大用授吏
部侍郎公使鎮州次壽陽驛詩云風光欲動
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鎮州初歸詩云還
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侍郎歸公以二月
初使鎮州二月望次壽陽驛比還春未矣壽
陽太原之東邑也時裴度屯承天行營有酬
裴司空詩云竄逐三年海上歸逢公復此著
征衣蓋公嘗從度討蔡今復使廷湊也又鎮
州路上酬裴重見寄詩云銜命山東撫亂師
日馳三百自嫌遲公奉使往返纔兩月者以

此舊史云度受命之日蒐兵補卒自董西師
臨於賊境屢以捷聞進位檢校司空也 開
州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云韋侯昔以考功
副郎守盛山處厚以元和十一年九月自考
功爲開州刺史也又云及此年韋侯爲中書
舍人侍講六經禁中處厚以元和十五年三
月壬子以侍講學士講詩關雎書洪範于太
液亭今年夏四月爲中書舍人也 論變鹽
法事宜狀舊史云二年三月張平叔爲戶部
侍郎上疏請官自賣鹽可以富國強兵陳利

害十八條詔下其疏令公卿詳議中書舍人
韋處厚隨條詰難事遂不行司馬溫公云愈
時奉使鎮州未還狀云奉今月九日勅不知
其何月也今附於四月之末 穆宗實錄云
二年九月庚寅兵部侍郎韓愈爲吏部侍郎
公行狀云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
曰人所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
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
其出入故勢輕 鄆州谿堂詩後曰長慶二
年十月建序曰憲宗十四年馬公爲節度觀

察使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穆宗以元和十五年即位即位之二年長慶元年也上之三年公爲政於鄆曹濮適四年矣正在今年是年有竇司業祭文墓誌楚國夫人墓誌黃陵廟碑

按趙德父金石錄黃陵廟碑實在長慶元年又碑云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余謂曰白我一碑石載二妃事愉旣至州曰碑謹具遂篆其事則固不應在二年也

三年癸卯夏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冬復爲兵部侍郎又遷吏部侍郎

實錄云三年六月辛卯吏部侍郎韓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勅放臺叅後不得爲例時宰相李逢吉與李紳不協及紳爲中丞乃除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仍放臺叅紳性峭直屢上疏論其事遂與愈辭理往復逢吉乃兩罷之出紳爲江西觀察使以公爲兵部侍郎荅友人論京兆尹不臺叅書云容桂觀察使帶中丞尚不臺叅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

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叅亦是何典故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聖恩以爲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叅今本顛倒不可讀當從唐本也 李翱云改京兆尹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言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實錄云十月癸巳愈爲兵部侍郎庚子爲吏部侍郎 公爲京兆有舉馬摠自代狀賀雨賀太陽不虧表祭竹林神曲江祭龍文 再爲兵部有舉張正甫自代狀 羅池廟碑云

尚書吏部侍郎韓愈撰長慶元年正月建按長慶元年正月公尚爲祭酒二年九月始爲吏部歐陽公云據建碑時公未爲吏部碑云柳侯死後三年廟成明年愈爲柳人書羅池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卒至後二年愈作碑時當是長慶三年其云元年蓋傳摹者誤刻之耳 是年有送鄭權尚書序并詩祭馬摠張徹女孥文并女孥墓誌韓弘碑李干墓誌論孔幾致仕狀

按公祭馬摠文時爲吏部侍郎也公尹

京兆自吏部遷嘗舉揔自代是舉代之
日揔固亡恙不應祭文具前階也然祭
文實云賀問未歸吊廬已萃未燕于堂
已哭于次蓋揔方詔歸而遽卒時公除
京兆猶未拜告命故也恐重學者之疑
故詳及之

四年甲辰冬退之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
曰文

是年正月敬宗即位 二月有王仲舒碑一
本云公諱弘中字某司馬公云實錄新舊傳

皆名仲舒字弘中又宴喜亭記稱王弘中則
弘中必字也仲舒貞元十年登賢良方正科
碑云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墓誌云貞元十
年按陸贄之貶在十一年春而陽城傳云裴
延齡讒毀陸贄等坐貶黜城率拾遺王仲舒
數人守延英上疏則墓誌云十年是矣 四
月張徹墓誌云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
某所而祭文云無所掩葬輿窆東歸者徹初
被殺招窆而歸其後故人以幣請之范陽始
得歸葬也

按洪載張徹墓誌於今年載祭文於去年質之舊本墓誌實長慶三年祭文則當在元年也洪兩皆失之徹墓誌云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為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孝恭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馬僕射馬總也總以長慶二年秋遷右僕射踰年之夏則召還矣徹死於長慶元年秋朱克融之變踰年則定固不應四年而後歸葬也舊本為是又公祭

徹之日實為兵部侍郎也其文云無所掩葬輿竟東歸蓋聞訃之始也公為兵部實在元年而徹以元年七月死蓋祭徹在是年之秋冬無疑矣併考正之以俟知者

八月有孔幾墓誌 公行狀云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韓公四年疾病滿百日罷以十二月卒於靖安里第載公屬纊語曰愈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愈踈愚食不擇禁忌位為侍郎年

出伯兄十五歲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
於牖下幸不至失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
明年張籍祭公詩云去夏公請告養疾城南
莊籍時官休罷兩月同游翔皇子陂岸西地
曠氣色清新池平四漲中有蒲荇香北臺臨
稻疇茂柳多陰涼板亭坐垂釣煩苦稍已平
共愛池上佳聯句舒遐情會有賈秀士來茲
亦間并移船入南溪東西縱篙棹盤回入潭
瀨下網截鯉魴踏沙掇小蔬樹下丞新粳日
來相與嬉不知暑景長月中登高灘星漢交

垂芒釣車擲長線有獲齊驩驚夜闌乘馬歸
衣上草露光公為遊溪詩唱詠多慨慷自期
此終老結社於其鄉城南莊在長安城南公
之別墅也池上聯句集中無之游溪詩即南
溪始泛三首是也魯直於退之最愛此詩以
為有詩人句律之深意蓋退之絕筆於此賈
秀士即島島有韓侍郎夜泛南溪詩又云籍
受新官誥拜恩當入城公亦同歸還居處隔
一坊籍長慶初為國子博士二年為水部今
秋為國子司業也又曰公有曠達識生死為

一網及當臨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
傲然委衾裳其於死生之際如此東坡云歐
陽永叔司馬君實范景仁皆不喜佛然其聰
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真佛法也愚於
退之亦云 皇甫湜云先生洞朗軒闢不施
戟級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食以
飴口未嘗一日不對客閨人或晝見其面退
相指語以爲異事 行狀云氣厚性通議論
多大體與人交終始不易凡嫁內外及交友
之女無主者十人幼養於嫂鄭氏及嫂歿爲

之菴服以報之 舊史云少時與洛陽孟郊
東郡張籍友善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
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祿仕後雖通
貴每退公之際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
昔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大抵
以興起名教獎仁義爲事新史不詳著其語
今附于此然舊史旣云性弘通又云性褊僻
不若新史云性明銳不詭隨爲得其實也
舊史又云愈時恃才肆意南人妄以柳宗元
爲羅池神而愈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愈爲

賀作諱辨令舉進士以此非愈按羅池事理
或有之未必柳人之妄也劇談錄云元和中
李賀善爲歌篇韓公深所知重於搢紳間每
加延譽由是聲華籍甚時元稹年少以明經
擢第常願交結賀一日執贄造門賀覽刺令
僕者謂曰明經及第何事來看李賀稹慙憤
而退其後稹制策登科日當要路及爲禮部
郎中因議賀父諱晉肅不合應進士舉文公
惜其才爲著諱辨以明之撫言亦云賀舉進
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諱辨一篇然

則賀嘗舉進士而元稹謗之也諱辨亦云賀
舉進士有名而唐史本傳云父名晉肅以是
不應進士愈爲作諱辨竟不就試非也退之
勸賀舉進士蓋惜其才耳何恃才肆意之有

孫伯野跋洪慶善年譜

右洪慶善所次昌黎年譜宣和壬寅夏得
於其叔成季觀其推次之工決知其學非
苟然者獨准西事宜狀有可疑者按通鑑
元和九年閏八月丙辰少陽薨其子元濟
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九月元濟不迎弔

祭使發兵四出屠舞陽焚葉襄城十年春
正月縱兵侵掠及於東畿己亥制削元濟
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兵進討其後師久
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察用
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考功郎
中知制誥韓愈上言謂克淮西在陛下斷
與不斷則是裴度察形勢還後退之方有
事宜狀狀中云去年春夏已來蓋謂少陽
未死前爾恐宜從通鑑六月九日孫傳伯
野父題

洪慶善年譜後記

僕初作昌黎年譜叙淮西事宜狀在元和
九年孫公伯野辨其非是乙巳歲再加考
正而增廣之與祖記

韓文類譜卷第七

雖正云西八四小玲
瓊山館依宋本校刊

南宋慶元中建安魏仲舉刊韓集五百家注輯
呂程洪三家所撰譜記為七卷名曰韓文類譜
後無繼刊者故世罕得而見也廣陵馬君儼谷
涉江馳嗜文史遍訪是譜于藏書家近始得之
因亟付梓以廣其傳當世多好學深思君子讀
譜而見其年經月緯之精密彌足為論世之助
矣類譜中有附錄六十餘條如引韓子寄贈三
學士及岳陽樓詩証陽山之貶乃為韋王之黨

所排謂都官之除在己丑六月十日皆莆田方
崧卿增考年譜之文朱子採入攷異可據餘亦
疑悉出崧卿譜雖不著其姓名然由朱子所採
可以例推且翫其文體亦諸條無異耳又方攷
亦有別見考異而是譜未採者蓋譜之所錄尚
非其全以兩君好古之深他日更購獲完本彙
刻流傳尤善矣

雍正庚戌春日長洲陳景雲識

書